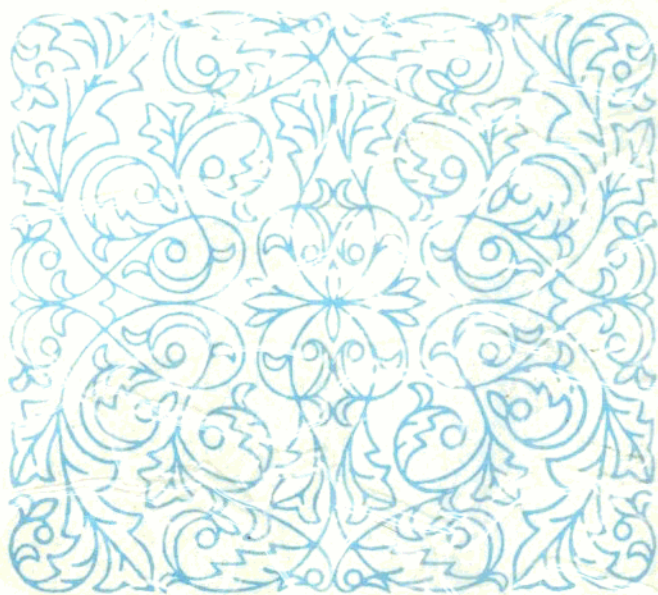


民國叢書

第三編

• 92 •



第十三編

廣東·福建

五·二一在廣州

胡 瀝(廣東)

日曆上寫着：民國廿五年五月二十一日，星期四；可是下面三分一的地方却寫着：農曆四月初一日。這沒到七點鐘祖母便起來，摸摸弄弄地去燒香燭元寶，拜「初一」——她七十四歲了，耳朵有點聾，也不大會走動，可是她總不會忘記每月的「初一」和「十五」的。

七時起床後，爲了編WJ遇刊的稿，在講義夾裏搜來搜去，才選出四篇合用的稿子。這時已經十點鐘了，我匆匆地把稿拿到C去。

十時許，堆滿着載貨的「大板車」和有落許多小木屋的大德路上的有興飯店門前圍着三四十人。中間一個中年的黃包車夫左手拿着一個鐵烟罐，苦着脸可是沒有哭出眼淚來。那警察却用染滿黃泥的大頭皮鞋踢他，吆喝他：「飲喇！飲喇！飲喇……」

「喂，丟那媽沒有錢想吃霸王飯。該教他飲尿的丟那媽快些飲！」

「我真的不相信要餓死，一天喝一碗清水，也可以活下去囉。」
「哈哈，真够運氣。開張還不到一個月，有與過了三個「霸王」，真好生意。」

同時，龍津路的一間下級飯店也過了一個吃霸王飯的髮某。

當老板吳恒忙著炒菜的時候，他打開旁邊櫃子的抽屜，正想拿一元七角的法幣；可是吳恒一轉身看見了他一個又黑又瘦的警察給叫來了，搜梁某的身，半個銅板都搜不出，倒嚇呆了老板吳恒。後來，在離梁某五尺遠的桌下，用電筒發現了那一元七角的法幣，所以梁某不能不拘留在公安分局裏。

我送完稿回家去，在惠愛西路的人叢中看見一個女人——她大概四五尺高，可是有一隻冬瓜似的肥腫的大腳板，她的頭顱却小得像個苦瓜，面皮乾癟到起皺紋。

「唉，可憐的。」一個穿著蠅翼紗旗袍的胖女人，驟然看來她倒像一只充滿空氣的圓而大的橡皮囊。「唉，精糕，長得這般難看，很肉酸！」

午炮剛響過，西濠口新亞酒店燒了一串從八樓吊下來轟着地面的爆竹，閃耀着金光的門口，懸了一張生花大匾：「寶余聯婚。」上午，我的表妹挽了一個小包袱，向她的父母說：「阿媽，阿爸，我去了。」她慢慢兒地走出觀壽巷口坐黃包車子去了。她現在才十八歲，今天是她第二次結婚的日子。她去年十月愛上一個賣魚的武館裏的青年，在旅館睡過一夜之後，他們就同居起來了。她今天又去旅館跟一個少尉軍官結婚了。

高第路上，走着形形色色的老的人——女人佔了七八成以上。兩旁密密的舖子，不是拿播管機播着粵曲，就搖鈴喊道：「賣平野囉，樣樣都不壞，唔買都講吓喇……」今天——也許是

常常罷——這條「大姑街」很冷落，黃包車都空着，沒有人坐。一輛車子走過，坐在車上的「摩登」女郎看着一張歌譜溫柔地低聲哼着：「You always in my arm (汝常在我懷抱)……」

惠愛路動物公園裏的人們，好像千千萬萬隻螞蟥扛着一隻螞蟥一樣，在所有的奇異動物旁邊擠。這裏散着許多「野雞」。她們被男人貪婪的眼睛注視。一隻「野雞」混進圍在一隻孔雀的人叢，一個穿白羅絲綢的瘦而略駝背的男人，迎面從她的臉孔瞟到她站着的樹根，她把粉綠色手帕掩着口，斜着面，拿眼角偷望他，又環望四周一下，便慢慢挨到他身旁。他們對着前面蹲在木榻上的一隻孔雀並肩兒細談。

一會兒，他們不在這裏看孔雀了，再也找不到他們，在動物公園裏。

公園的後門，通到財政廳前的大馬路。穿着白羅絲綢長袍的男子，從財政廳門口的高石階走下，靠在樹脚打瞌的薪金立即站起來，緊追在那男子的背後。他低聲囑咐地說：

「先生，……可憐啦，先生，肚好餓，昨天清早到現在，沒有一滴粥水到肚子，好……先生，……給三個銅仙罷，好慘呀！」

那位先生停腳，轉身給他一嚥。薪金抬頭看見在金絲邊茶晶眼鏡裏的眼珠似乎想衝出來，於是他的手抖顫地伸開等候着。一會兒，他又跟隨在「先生」背後：「我多謝先生……唔……拉車連本錢也賠（虧空）了，找吃真難，去那裏做工好呢？……沒有

有辦法，施捨幾個銅板罷……」

「先生」走到一個交通警察旁邊，指了指後面的薪金。「喂，丟那媽，Bok（以棍擊人的意思）死你 An！」

薪金提起左手擋那無力地 Bok 過來的木棍，牠 top 登掉下地去。薪金飛跑走了。

爲了失業，住在東堤的沈氏沒有錢交租；業主張氏終於忍耐不住，在晚上八時光景找到了沈氏來算賬。她們起初爭執着，再就互相拿「閒話」一說到兩方的「閒話」，便好像兩隻螞蟥似的扭在一起。

廣州市商品展覽會的展覽空中，一道走廊的兩邊牆上，掛了二百來件的女裝「摩登」新衣服。一張大白橫額寫着幾個大字：「違反標準服裝展覽。」旁邊還加着幾個小字：廣東省公安局送。在光亮的電燈下，這些衣服飄揚着，五光十色，倒像凱旋後的戰利品。

夜間十一時後，大三元酒家附近一帶還靜靜拍拍的響着麻將牌聲。這些聲音在電風扇的磨鏢下的人們聽來，好像是無數銀角子在衝撞作響；樓下長堤的人，圍着酒家的門口，呆望着，張開口，却把麻將聲當作一顆顆石子擲到他們胸膛，一陣陣的難受。

大三元酒家的樓梯口的左邊，一張丁方六尺的大玻璃屏，反映對面暖暖曬曬中的蛋家艇，玻璃屏上面五個大金字：「飲者留其名。」下面橫的倒的大的小的，好像屠場裏的佈告牌。

海珠橋脚，官公張泗榮想走過對面的勞工安集所睡覺去。在馬路正中央，被一匹黑漆漆的野獸踏着了。

還是十二時了。

廣州睡熟了，官公張泗榮也靜靜地長眠了。麻將聲還在大三和海珠橋附近響着。

沙面一瞥

秦衡（廣州）

收到了勞工的弟弟由台灣寄來一點汗血錢，這天午後二時左右，我拿了匯票到沙面台灣銀行提款，順便也把沙面一瞥。

沙面不過是一塊小沙洲，面積只好像一個公園用，可是在帝國主義者手裏，就變成可怕的侵略大本營。這小沙洲裏，洋樓駢列，佳木蔥蔥風景十分幽靜。可是地上遍布了砲臺，掩護鋼板，和鐵線網。巡哨着的碧眼兵士，肩着上了刺刀的鎗枝，向蛋婦調笑。這對我們簡直是難堪的侮辱。這小沙洲四面是水和牆上的連絡，只靠東西兩度橋。橋上鐵閘森嚴，有外國兵警武裝把守着，向出入的同胞投着盤詰的眼色。

我由東橋進去，看見前面有廿多個小販身分的同胞，談笑着向日本走私機關去了。這是可悲的現象。廣州市內正在開着國貨商品展覽會。馬路上到處掛起抵抗經濟侵略的宣傳畫和標語。可是，同時也有大批的失業羣衆，爲着要吃飯不自覺地做着販賣私

貨的勾當。這是說明了要抵抗侵略，不求澈底的民族解放，而想由枝節做起，是根本談不到抵抗的。我們只有結成人民戰線，才能滅漢奸，進而打倒帝國主義。

我抱了沉痛的心踏進台灣銀行。這時候，銀行裏冷清清的，只有我一人提款。台灣人職員在日本職員面前的卑躬厚禮，戰戰兢兢的光景，在我心頭結成了可憎的三個字：「亡國奴！」

拿了款子出銀行，沿着籃球場走，前面看見兩個安南人和三個法國人在打籃球。怪的是籃球有這打法：那個安南人從另一安南人手裏搶到球，捧着走到法國人跟前雙手遞上去，那個法國人接了，對他豎起一隻姆指誇讚他，他便也豎起姆指放在鼻尖下點點頭。歡喜的叫人肉麻。

「亡國奴」我心裏說不出的悲憤，把這三個字際輕吐了出來。

走出東橋，恰值兩個小販模樣的男女，肩着行李也要出橋去。我心想那一定是日本私貨。橋上的兵警喚住了他們，打開行李來看，我也伸頭望了一望。行李裝着一件破衣，煮着的東西可看不出來；那檢查的兵警也不去揭看，就這樣蓋同行行李於他通過了。沙面沒有這等人住的，行李來得才怪呢。

六二三路底屠殺，誰也不會忘記。然而提醒我們使我們永不會忘的，並不是路傍那片鑄了「毋忘此日」的碑石，而是從那時以來至今沒有撤除的帝國主義者底武裝——砲臺，掩護物和鐵

線網。它無時不在同胞面前擺出帝國主義者底面目，那是比我們用千百萬辭來說明的，還要更深刻，更明顯。每次踏進這落了羞恥的火印的地方來，除了漢奸不冒著憤怒和憎恨的心火，誰不咀咒那種摧殘小沙洲上的勢力呢？

在燕塘軍校

從軍者（廣東）

起牀號吹前十分鐘，離開了馬彪為禱的吳越計，整理好內務，洗淨了口臉，做打鋼架的柔軟運動，因體力虛弱，險些兒倒鋼傷身。運動後上自修課。訓練員宣佈會議錄上的通報，謂以後上課，須尊重教官人格，嚴守規律，除表中規定經學古文外，不許讀小說，打瞌睡。大夥兒充耳不聞，心裏記着合作社的白粥油炸麵條。

八時下課，到膳堂吃早飯，人聲嘈雜中，有一慘極伏伏倫米，拈油，我們餓肚子」的說話，很幽默地衝進辦理伙食者的耳朵裏。

寒飽了肚，跟着到礮廠去，檢查高射礮的機械，預防損壞。礮為英國維克斯廠出品，是民國十八年討×的時候，從廣東大衆身上刮三千萬白銀和別的軍火同時換來的。礮式很新穎，作戰的時候，用電流指揮，隨準確實擊發飛機容易，射程所及，高有九千米，平有一萬四千米，在防空上實為利器。自從去年防空大遊行運動後，既成為半公開的武器，野心勃勃的當局，現正從事推行一千萬防空公債，盡量補購。

检查工作做完，歸來的時候，已是中午十一時。急拿廣東時報細讀，在電文欄上，載有二條紅色標題的電文：一、上海電：津、海、河半月來發現浮屍三百餘具，甚為驚人，疑某方招華工作建造碼頭工程，恐陰謀暴亂，殺死滅口。二、南京電：中央軍事委員會，着軍政部轉令軍械庫，發給彈藥計五百餘箱，由軍艦護送至南昌省警衛團，以補剿匪彈藥之虞。

在經濟欄上：瞧見申鈔港紙，金銀匯兌，極度增高，百物騰貴，人民叫苦連天。同時讀聞錫山氏西北實業公司二十四年份營業報告書，損益明細表等等。計該公司所屬火柴、皮革、濃酒精、煤、毛織印刷等廠皆有虧損。只洋灰廠盈一八九一五元。損益相抵，共損二五七四二八元。

在社會欄上：那些曾經明令禁載的，殺人放火，叔嫂和姦，吃霸王飯，捉黃腳雞（廣州土話即指買肉賣淫的嫖客妓女的意思）等類有傷風化的病態行動，仍然佔滿了廣告圈外的篇幅。

午後又是講堂功課。靜坐中，除附忽有愛人找他。青春曲調映入大夥兒眼裏，一時「看風景」之聲，衝破了軍紀的森嚴。下課後，跑入寢室領受三年一度分發的腳綁、皮帶、蚊帳、草蓆。納悶的心頭，受着物質的引誘，吐出辛苦的微笑。

四時最後一課，教官講解汽車學，指手畫腳，聽來莫明其妙。不耐煩，索性離開，跑到自然浴室——沙河水中——脫光了衣服，實行個清潔的裸體浴。

到了綠暗的天空，有了昏朦的色彩，方才回校。晚上，荷槍實彈，呆站在營門外守衛；蛇長般的柏油路，不時移動着勞工大眾的背影，走過寂寞的深夜。

受禁止的是誰

程了明（廣州）

上午三堂的功課很快地跑去了；依例我們大家都到街上去吃飯。（學校的廚房換過四次，但四次都爲着柴米價格昂貴及學生的餘欠太多而停頓了。）

兩個中年的夫婦，步子很緩慢的，一面審談，一面端着手在十字馬路左傍走着。街上的過路人的眼光都釘在他們倆身上。賣豬紅粥（即豬血粥）的鋪子前，一簇的伙計們也都偷偷指點着這對中年夫婦在議論些什麼。公共車駛過來了，車上的搭客們每個都望着這對夫婦，直至車駛過了灣……

我跑上前去看是發生了什麼一件怪事，值得這麼多人在猜疑，在談論。

原來在這對中年情侶的右邊的，是一位漂亮的婦人，身體的肌肉繃緊了一件滿天星細花的旗袍，全身肥拱拱地，走起路來，兩隻腳左一擺右一擺的像鴨樣。

她的左手拉着一個全身軍裝的丈夫，左胸有黃邊三顆星的胸章。

起初，我聽得太遠了，朦朧地只看到他倆的輪廓。逐漸走近了時，才懂得人們的竊竊私語，是因為這位太太的衫袖不過肘。警察從他們倆的旁邊瞟了幾眼，便遠遠地避開到另一條馬路去了。

路去了。

我走過了這對夫婦的前頭，趕上了先行的何君。

「老何，你看後面那位上校的夫人，她的衣袖是不過肘，那個警察見了也不去取締，反倒悄悄地避開了。」

「哼，什麼禁止奇裝異服，什麼標準服裝，什麼袖不過肘……你以爲這個命令能施行於這些高貴的大人物的姨太太嗎？」

「是的，昨天我從永漢路走過，一個航空軍校的學生拖着兩個露胸袒臂的少女，很多警察看見了，都很胆怯地避開。」

「不是嗎，我前幾天由德宜路剛轉過吉祥路那個拐角時，有三位航空生拖着四個奇裝異服的漂亮女子，恰巧一個警察迎面走來，他太不識相了，竟要實行他的職權，奉公守法起來。可是他嘴裏還沒說得幾句話，一個沉重的拳頭已經賞賜到這個奉公守法的警察的鼻樑上。滿面的鼻血和酸淚衝湧了出來，好警察知道自己已冒失，屁也沒敢放一個，垂頭轉身就走。然而，三個空軍生追趕上前，抓着他的衣領，扭着拳頭，要他供出姓名，要他供出在第幾公安分局當差。末後，屁股上又受賞了一大腳，這才一場風波平息了。」

我也想起了上星期日我所見的事。那天我走過永漢戲院，看見一位大約是太太的少婦，怪惹眼地穿了一身以標準的奇裝異

服。兩個警長圍繞着她，大概是在叫她或勸告她下次不要如此罷。最後，其中一個警長打起「官話」來了，不料這位漂亮太太立刻像小雞一般叫道：「好啦我上汽車就是了。」她說完立刻奔回一架私家汽車裏坐得端端正正。警長們也就走了。

禁止奇裝異服！對誰禁止呢？軍官們的太太嗎？有汽車坐的少婦嗎？都不是禁止的是，除去這類「高等華人」剩餘下來的平常老百姓！

看病

高 踪（廣州）

因了妻的熱病沒有錢好好的找醫生看，晚上便傳染給吃乳的小兒。整晚聽他呀呀的哭，病妻也就整晚沒有躺下。第二天早晨，我聽從了街坊的勸話，和病妻抱了病兒，叫了黃包車到仁愛善堂受財診。

這天正是五月廿一日，仁愛善堂是聽到宣傳了很久，可是目見這還是初次。

地方是一間古廟，還是早就曉得；可沒想到廟貌照舊，贈醫處只用了階前天井幾丈地。倒把緊隣的一間學校收用了做留醫所。廟前擠了六百多個候診的貧苦大眾，其中大半是婦女，有不少是攜了香燭冥紙，連着藥方來參神的。本來冷落很久了香火，有了善堂搭在門前，廟運也便跟着興旺十分了。

天井前搭起籬笆遮了天，下面排了兩列椅子。男女分坐。女座對着掛號室，男座却對着女座側面，男人就可以坐著仔細看女人。雖說是貧病相兼的女人，可不少是娘姨之流，在那裏搔首弄姿。

我和妻起初不曉得掛號手續，走到掛號房前找一個事務員問，他可冷冷不理，只顧和兩個女病人賭扯。幸虧同病大眾有人告訴，我纔曉得要掛號就得坐着等候人來發籌碼，然後拿籌碼去掛號；又教我妻坐女座，教我坐男座。我又不生病，幹麼坐着候籌碼呢？可是我立刻聽依了她的意見，在男座前排，坐着裝病。這時候才曉得原來發籌碼也講男先女後，過了五分鐘光景，就有發籌碼的人拿十枝籌來男座順位派發。三十分鐘以後，我便也拿到一根竹籌，可是女座那邊却始終沒見到發籌碼的人。怪不得女座人數愈擠愈多。

我拿到籌碼，妻可等得不耐煩，便只用一根籌替病兒掛號，妻的病打算不診了。

診症室也在廟外，地方狹窄，容不下幾個人，病人們便都擠在石階上等候。掛號和診症室相對的，是一間小小閱書室，在右報的只有一二個，裏邊置着二三種報紙和許多本書籍。我進去信手拿那書籍來看，原來都是一些太上感應篇，玉歷傳鈔，因果錄之類。

診症室前，男女擠到一塊候診，這裏是男多女少，和掛號室前正好做了對照。好容易輪着唱到我們手裏的號碼，我們便抱了病

兒進去。醫生倒神氣，什麼也不說不問，病人的訴述，愛聽不聽地聽着，隨便在腕上把脈搏摸一摸，這就開方了。我的小孩才足三個月，他可沒有摸脈，只把食指關節看一下就算了。那是多麼奇妙的診斷法啊！藥方無非又是勾藤、蟬蛻之類。這幾味藥，我的妻自己也非常買來喂小兒的呢。

這裏不但附診，也還贈藥，我便把藥方拿到掛號處，照例取了贈藥藥碼，把藥方送到廟門旁邊的藥局去。

藥局裏的人，面孔也一樣難看，都是一種厭惡和不屑的神氣。這總够你忍受了。窮百姓怎樣會窮了呢？拿出這些掙取得的九牛之一毛回來，施施恩惠，還有那樣的嘴臉。我和妻很悔這一行藥方放下了，就沒有等着拿藥。抱了憎恨的心，和病兒離開了那個舊的機關。

「小孩失蹤」

林（廣州）

今天早上聽到朋友莫君的孩子失蹤的消息，我無限地替莫君悲傷着。因為他祇有這一個孩子，而且這孩子聽說是很聰明的。同時失蹤，共二孩，其中一個莫君的孩子。那孩子今年才十二三歲，還在小學裏讀書。照一般說，在小學裏讀書的小孩子是活動和潑辣的，然而莫君的那個孩子却是出格的莊重和沉默。他不受淘氣，不愛胡鬧，他不像一般小孩子那樣喜趁熱鬧，他常常是沉默

而憂鬱的。我每次走到他家的時候，總見他縮在角落裏看書。他那樣對書入迷的態度，漸漸引得我詫異起來。有一次我問他說：

「阿青，你看的什麼書呢？」

他祇抬起蒼白的小臉兒微微一笑，沒有回答我。

於是我便走到他身邊，把他手裏和他書包裏的書一看：原來他手裏是一本三劍俠，而書包裏也是飛仙子、劍仙和峨嵋道人這一類的連環圖說集。

「哎喲，阿青，你總是看這樣書的嗎？」我問他，又教訓地心囑他道：「這樣書不中用，害人，以後不要看了。」

「不中用？誰說不中用呢？……我想學劍術，學會了，那誰來欺侮我們國家，我便那個他……」他臉紅紅的看著我，忸怩地對我這樣說。

看着他那神情，我便不禁笑起來。「你想學劍術啊？你那裏來這個想頭的？你要做一個小唐·吉阿德啊，哈哈……」

他見我笑他，他便不接着說下去；以後，他也再不對我提起那樣的話頭。但他仍然是縮在角落裏看着那樣的書，他的心仍然是沉悶在荒唐的劍俠故事裏的。

我看見這情形，我對於那小孩的精神康健，漸漸地抱了隱憂了。

但孩子的導師不理會這現象，孩子的家長也不理會這現象。直到發覺孩子偷了媽媽兩塊錢與同伴去峨嵋山尋道人去了，他

們這才悔恨和怨艾起來。

一張傳單

陳笑萍（廣州）

五月二十一日發現了一張派來的傳單，措詞佳「絕」，這是「在二十世紀中，唯中國有之耳」的東西。

恰巧是「中國的一日」所指的一日，這屬於中國的廣州所發現的「在二十世紀中，唯中國有之耳」的傳單，當然大有介紹一個剖面底一部分的必要。爲實證計，傳單全張貼下來，使大眾們「奇文共賞」。

關聖帝君親筆寫來今年人民死一半觀世音大慈大悲重念齊度真經可免末劫之災傳送十張可免一人之災傳送百張可免一家之災傳送一千張可免一坊之災有人過看而不傳過後吐血而亡南京董大人抄錄傳送各府各省各縣但看八月九月死人無算後到十月定必難不啼狗不吠三更半夜妖怪在外各街叫喊不寧切莫答應恐怕妖怪作弄今年五月五日午時天上瘟神下降稽查凡間若敬神明食齋力行善事可免災難八月間自癘清吉平安關聖帝君判藥一方 柴胡生薑三片全煎依茶食之外用硃砂貼門口世人看見切記在心不可作閒一愁瘟神不安寧二愁山東將掃平三愁湖廣水連天四愁

四川起狼煙

天上玉皇第三宮主鑒降

他人話天光起身用香九枝在當天九拜不可洗面小便又六月二十五日男女不可出街及過海即日海上有無情海牛又出一條化鱗魚噙食人再三十日損得凡食七月初一日有大風大雨要用香七枝七色餅在當天拜再用香二枝溪錢二件神在門口右便初二此兩日天上牛頭馬面下凡放蕩蕩過得初二日可保七月十五日用雞蛋紅飽各二個在當天拜再廿日各家男女食齋三日但不信過後難番八月初一日雷聲大震人驚再八月十五早天上落三條鐵蛇在路邊此乃噙食人各家男女不可出街一日可保平安再八月初一日至拾五日中午秋餅內有菊花印係有毒物切不可食再廿日無論綢繡及朱腰高領除去用香三枝淨水叫餅老伯婆送出三叉路口賣燭化除九月初一日東方起牛頭馬面精用烏線撈住牛頭要勾筆初一日蛇捆路切不可不信關聖帝君觀音大士下降山東省歷成縣胡進士死去七日還陽說今年五穀豐登人民受災四月初五瘟神下界收人大半不信者吐血而亡虛言者天誅地滅之若抄送拾張可保一身安樂送百張可保一家之災善者功德大矣見者抄傳寫拾壹個響字將燒化灰沖服病癒全愈此四字列下（刪去

符文一道

遭遇

東剛(廣州)

五月廿一的早晨，我在××茶樓聽到一件事。

早上的茶樓，給從人們口裏吐出來的煙氣佈滿，顧客的談話聲，企堂底叫數聲，捧點心的叫點心名稱聲……混雜在一起，氣球似的擴大着，塞滿了茶樓，擠出了茶樓的窗子，消失在窗外底空氣裏；立刻喧聲又繼續塞住茶樓，使茶樓熱鬧起來，在未收市以前是不會停止的。

我坐在五個穿了西裝的，看樣子是小學教員的青年人底鄰座。

他們正在談話。我非常注意着他們，聽着他們的談話。

他們起先談着女人，由女人談到錢，捐稅；由捐稅談到死了不久的胡漢民底遺囑。

「紀念遺囑胡漢民的遺囑，說不剝共無以實行民生主義，我說不對；非廢除苛捐雜稅，一定不能實行民生主義。」在喧聲中，一個矮子的話夾雜在裏面，他一面望着大家，一面急促地說，恐怕別人搶先講了似的。

接着，一個面部瘦得只有皮包着骨的，點了點頭，表示贊同這意見，而且舉了一個例：

「不錯，『天下未聞屎有稅，廣東惟有屁無捐。』不廢除苛雜，民生主義實在無從實行。」

他豎起食指在空中劃圈子，搖頭擺腦地說着，和八股先生念文章相似。

大家哈哈的笑起來，那矮子還拍了一下手掌。鄰近這桌子的人，都投了一瞥好奇的眼光到這班青年人身上。

「老王講得確好，言簡意盡。」一個長得像馬一樣的臉底青年，豎起大姆指贊嘆，趕快把手收攏，格格的笑起來，跟着深深的吸了一口烟。

「不，我說實行民生主義要清發我們的欠薪！」一個有着兩瓣厚嘴唇的，將椅子豎起前兩隻木腳搖籃一樣搖來搖去，從口裏噴出一陣淡藍色的烟，再把拿着的美麗烟往裏指着一隻空碟吐出了這句話。

大家都很同情這意見。

「不錯，不發薪我們連飯也湊得吃，民生主義自然也無從實行。」瘦子還是喝醉般搖着身體，食指在空中劃圈子。

「四毛錢學生的涼棚費不是剛到了手也補得一份份了。胡主席公祭，不是又可以立一個名目掙錢，還藉為你們嗎？」一直沉默着的一個帶眼鏡的，脫掉大他的眼鏡，像害怕別人看見他的細眼，一面倒了一杯茶。

「校長，想搶嗎？十三行好一點。」厚唇的臉頰似的搖着椅。

「實先生還擺出架子罵人？你也有份呀！」矮子急口地說着。
「其實，」校長垂頭用細眼細看茶杯裏升起來的水蒸氣，一面說：「政府把教育經費作軍費用，是不對的。弄來弄去，不是我們做阿笨？」

一個捧點心的捧着「蛋撻」經過他們面前，瘦子拿了五碟放在桌上，拿起一個吃了一口，手拿個大半個蛋撻在空中劃圈子，說：「不錯！雷校長說的對。我們本是熱心教育的，但欠了幾個月薪，什麼熱心都冷掉了。」

說完，又貪婪地咬了一口。

「怪不得原來大家都是爲了吃飯教書的。」厚唇的還搖着椅，說話有點莊嚴。

像什麼雜倒了大家的問題，大家都以奇怪的眼光交換着，相互地呆望着。

「問良心講，眼看交學費時，許多學生家長都拿着仙士，提起交涼棚費心裏就有點不忍。還要學生交這些費用。可是我們教了他們什麼呢？」厚唇的停止了搖椅，悲感地搖着頭。

這句話使空氣沉重起來，他們都窒息了。像犯罪の下級官吏見上官一樣，他們垂低了頭，看着桌子的玻璃面，只是拿着蛋撻輕輕地咀嚼，他們都感到慚愧了。

矮子看看錶，打破了沉悶的局面：

「快够鐘了，走吧！」

說着，喝了一口茶便站起來，大家都受了他的支配般也站起來，用急速的脚步走出櫃面找數了。

我想：他們給人剝削，而他們也剝削着人，這世界不是就建立在重重的剝削上嗎？

我回到了一別五年的世界

雪 梅（廣州）

因爲太過興奮，短樓上一鳴了四點就醒了來，一個人爬起身來一隻手擰着窗格，從窗縫中探察黎明之前的殘夜。他們四個人還在熟臥，似乎什麼都不知道。他們還在命運的苦海中浮沈，我不願驚醒他們的美夢。我今天要恢復自由了，我愛這個行將死滅的夜色。但是我看見他們這種醜陋的臥態，我的心頭禁不住的來了一陣說不出的焦急之感。

天一亮，離友們就爭着找我投口信，大有應接不暇之勢。早飯單眼仔又給我加添三角子牛肉，湊半角子豆芽。還請他湊在一塊兒吃。這無疑的是最後的餞別了。被叫出去開鐘時，許多同難都擁到西地的開口來給我送行，這是一種習慣。我一地同他們握過手，然後才從單眼仔手中接過簡單的行李。咄的一聲，一道鐵閘便把我同他們阻隔了。我暗暗地在心中爲他們作個有利的祈禱。到收發處時，斗廳前的小天井中已站滿了一小羣期滿提解的普通犯。二個工犯拿出傢伙來給我挖開了腳上的久伴五年的鐵

鍊，我站起身來跨步走開時，彷彿二隻腳已經脫落了似的感到上重下輕。一會兒我們三十多個就被拉出大門前來登進囚車，於是我們見了珠江底潮水，見了對岸的朦朧景色，我領略了一陣山河變色的冷感。在車斗中想一件事還沒有告一個段落，車已在公安局門前停着了。我們被麻繩拉出車門時，視線一橫，就看見了經。他不知幾時已立在門前等候了，我真感激他對我的盛意，但是我不說什麼，他也只丟一個眼色，沒有開口。我們給保安隊拉進警署所來。這時有人給我解開了倒縛着二臂的麻繩。解麻繩的人又指揮我在天井的角落內調着。我二眼不自主的朝向通拘留所去的長巷，憶起五年以前的恐怖情景，今昔之感，真的不勝懷憶。一會兒，一個人把我帶進五年以前曾經進過二回的大廳內去，一個斜皮帶的高個子問了數句後說：「以後好好做人，不可再犯罪。」我不作聲，似懷疑又似答認般點一個頭。那人作一個手勢，一個士兵把我推出門外，指示我朝候審處的甬道走。這麼一來，我便成為不受羈絆的自由人了。經站在候審室門外，一見了我就露出異樣的笑容。我已數年沒有看見他這種笑面了，他平時來接見我時，只帶來一副沈重的苦顏。他這時的一笑，把我的久冷的空心復溫了。他拉着我的左手，我們同走出嚴重的世界。我看見了來來往往的行人，車輛，高低不整的建築物。於是我才澈底相信，我的確是個不受羈絆的自由人了。經叫來一輛黃包車，我們齊齊地登進了去，一個戴笠人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就把我們拉走。都市的輪廓，似乎沒有改

變，但是許多地方都增添了莊嚴可觀的新式建築。我們經過西堤時，十三層樓的大新公司依舊監視着熱鬧的珠江。沿堤的大小碼頭，也跟前無恙。我不自主的嘆着氣說：

「已經隔別五六年了，一切有些生面。」

「珠江鐵橋已經竣工了。」

經好像報喜訊也似的說。然而這同我無關，我的心內仍是想着同此無關的事情。江面上的大小輪船，伴着數艘小艇，時放陰鬱的白煙。令我想起八年以前的風光。然而公共食飯堂不在了，罷委會的糾察隊亦不在了，令我滿意的一切都不在了。在我心中所存在的，只是往日的強烈的信念。於是我感到自己的孤獨。雖然有經在伴着我，但是我到底相信：周圍的人羣中，絕對沒有誰人能够瞭解我的悲憤的心境。除了經，誰都不知道我是一個剛從黑暗的角落中爬出來的久被擯棄的可憐者。我的知覺雖然還未完全失掉作用，但是我不敢絕對相信，還不是一個虛幻的夢境。市廛太過熱鬧，我仰頭看空，空中雖不大清潔，但是浴在我們頭頂上的畢竟是有光有熱的太陽。赤足的黃包車夫拚着命在向前拉，我不明白經要把我帶到那裏去。海闊天空，我更感到前路茫茫！

咆哮

黃 虹（廣州）

南國的五月是多麼苦痛而又藉過的日子啊！太陽憤怒地放

着熱烈的火箭，燃燒着沈靜天空，溶化了每一片稀小的白雲；燃燒着遼闊的大地，青秀的稻草變成了枯黃的野草；燃燒着農人們的心頭，是憤恨，殘酷的荒年啊！

太陽爬上了人們的頭，是正午十二點的時候了。薈地裏，五月的風送來了三下清脆的響聲。三下。

從三個不同的村落的綠蔭裏，差不多同時的出現了幾十條黝黑的身軀，他們同樣地赤着粗壯的臂膀，挑着空空的竹簍，抖着泥垢的黑色短褲，下面是一雙生滿黑毛的大腿。在彎曲的小道上，分着三排齊整的小隊。

在一個黃土的小坵上，他們集合起來了，八個年青的走在前面，其餘的跟在後面。

「刁那媽，快啊！」

八個青年中的一個，吹着短促的口哨。

一羣餓餓線上的奴隸怒吼起來了。他們像一條憤怒的巨蟒，無聲的，迅速的，越過曲曲小小的田塍，踏着焦黃的禾稻，奔啊奔啊！跳過了乾涸的小溪，他們看見了對面繡綉的小樓，和下面古型的大屋。在門門外的竹園邊，前頭隊伍暫停了一下，隊伍立刻緊緊聚成緊強的一團。

竹林裏發出一聲尖銳的口哨，接着竹叢間出現了兩個漲紅的臉孔，上面還掛着嚴厲的微笑。

「吱——」這邊的口哨響了，兩個臉孔一縮，消逝在竹影裏。

梁中。

「刁那媽，走！」

八個青年飛奔的進了門，在這一瞬間，沒有猶豫，沒有預備，幾十對強健的大腿，載着幾十個粗黑的身軀，狂風般捲進門。

隊伍在古型的大屋前停止下來了。門上的匾額，莊嚴地寫着「進士第」三個字，配着那剝落的油漆的暗紅顏色，和那明亮的燦爛的陽光，表現得充分的不調和——簡直是滑稽的諷刺。

「大家照着自己顯站的位置站好去！」

一個年青的麻子高叫著。

四個人從隊伍中走到屋背後去。那神速的樣子，好像飛着的小鳥。隊伍分散在屋的兩邊。

「甚麼事……哦！你們……」一個蒼老的臉孔從格子窗裏

丟下驚奇的聲音。

「三爺，我們想和你老人家借點兒穀。」青年的麻子首先回答，「請三爺出來和我們商量一下。」

「你們的人……唔，等一等罷。」

是五十歲左右的一個老人，拖着鞋，拿着毛扇，一隻手撫着頭上的短髮，緩慢的踱到門前。

麻面青年的手舉了一舉，三個青年迅速地圍了上來。

「什麼事，幾位……」

一隻手在空中招了一招，整個隊伍團團的圍了上來。

「三爺，我們來借穀！」是粗壯的，宏大的，山崩一般的答覆。
「什麼！你……你們人太……太多了不能，不能！」
「三爺！我們幾天沒飯吃了，你明白吧！」麻子代替了衆人的聲音。

「刁那媽！老子們餓死了，今天非借不可。」

「大家大家有……有什麼……什麼東……東西抵押。」三爺剛給給怒吼的巨聲，嚇昏了抖顫着說。

「拿我們的命來抵押吧！」又是山崩樣的聲浪。

「你們不……不……不講道……道理嗎……」

「刁那媽，穀是我們種的，你們大家挑回去，這就是道理……」

「刁那媽，動手吧！」

「搶了我們的穀，關在你自己的穀倉去，這是道理嗎？理你媽的×做做！」

三爺驚惶得快發瘋了。

「你們做……做賊啊！我……我的兒子鋪……鋪子去……」

……去了……明天……」

「刁那媽的×動手啦！」

「賊呀！」三爺只叫了一聲，轉身就跑。

「糾察隊！」麻子揚了揚手，六條有栗子肉的臂膀，猛力地一送，把三爺送到屋角裏去，三個人在監視着。

「開倉的！」麻子的口哨響了一下。

砰砰！斧頭和鐵錐在屋旁的倉門上跳舞着。
在後門，一個短黑的傢伙，提着銅鑼奪出來，突然一個飛躍，黑子滾到溝渠裏去。

砰！穀倉的門倒了。

幾十對竹籬圍着穀倉門口。

「不要亂，第一隊，兩籬滿的，不要多……快走！第二隊，滿的……走……第三隊……好本村的……快走……糾察隊！」麻子的口哨尖銳的響了最後一聲，八條影子，迅速的消逝在樹林裏。

具 結

譚亮暉（廣東南海）

清晨。

祠堂門外近石級處，坐着一個蓬首垢面的老人。右腳鎖在一條沉重的鐵條上——這是更館裏鎖押犯人的一種刑具。背後放着一個用衫袖截下來改造的小袋子，濕漉漉地，有乾草草着氣口，微露着有些粘黑色而沾着泥的山芋。

料峭的晨風，從破舊的衣衫吹進他衰弱的身體，使他期然打了個瑟顫；有時懶倦地，伸了個呵欠。那蓬鬆的頭髮，有點像涼秋時節原野上的衰草。

他似乎很哀愁的，把下頷擱在豎高的左膝上，手抱蒼經骨——右腿無論如何也舉不起了。內部痛了像刀挖，也不能動彈得中。

步。他像老是在沉思，蒼白模糊的眼睛，從不敢仰起來，向誰注視一下；只是呆想，究竟想的是什麼，誰也不會曉得。

溫暖的陽光，從濃密的林底，漸漸地射到他的跟前了。從窗外經過的人，誰也很注意的看他一眼。看後，有的表示微噁的神氣；間有氣壯力健的年青人，會忿忿悻悻的斥他兩句：

「好斗阻的老狗，又偷東西？還好命，若果偷的是我的，怕你要死在跟前給我看呀！」

來看的人漸漸多了。孩子們用着詫異的神態圍着他，前前後後的，睜着，但不敢十分貼近。那時，袋子裏的山芋也解開來，鋪陳在背後了。

「深更半夜，偷人家的山芋做什麼？錢也值不得多少，索性替人割點草，做做苦工，也許會得到一頓飯吃呀……」

有了年紀的女人，同情似的說。

午后。

桂興伯伯（我們鄉裏的鄉長）拿着一張寫滿字的筆紙，還有一管筆，行近他跟前；——現在他的右腳已恢復自由了，蹲在廟外的角落處。

「你寫自己的名字在這裏。」桂興伯伯遞過紙筆給他。

「我不會寫字。」

「來！印指模罷，伸出左手的一個指頭！」

手續辦妥了，桂興伯伯把紙內的字念給他聽：

「具結人×××，今因竊到××鄉之山芋……經押赴鄉公所懲治，蒙鄉長先生不予深究，網開一面，特令於鄉前田野，罰割荒草十天（由本月二十二日起），以示懲罰。期內竭力工作，不稍懈怠，如敢放蕩，或有中途逃走等事，願受重罰。……」

念后，他連連的點頭，似乎十分滿意，蹣跚蹣跚的，又回到鄉公所去。

影 戲

演 如（廣山）

早上戲院裏的人便敲着鑼鼓，抬着廣告木牌把鎮上幾條大街走過了。孩子拾了幾張宣傳單，便像得着麻糖似的快樂。雖然他們不大認識字，但是印花紙上那些提刀拿鎗，伸起半截腿的人物，却認得很清楚，那個是專使雙劍的和尙，那個是最愛喝醉往街上打人的胖子；拍了拍腦袋便能飛出紅光一道的女俠……甚至只要對這些紙上人物睽一眸子，便可以猜出這個是誰，那個是誰。

「放影關東大俠六集了……你看不？」

「是啦！五集結尾時候，鄭麗球正困在賊人的機關裏！」

「查大俠正趕救呀！」一陣聲音把前話打斷了。

幾個小孩在一起，有些緊了緊褲帶，在地上翻跟斗，學醉酒醉子；有些搬幾塊磚石，疊在街旁，遠遠的飛過來，蹣跚蹣跚跳過了。

磚，再打一個旋，嚷着：「查大俠來了！」

戲院兩塊鐵皮門還沒有開，四周早便擁滿了人。男的，女的，互推互擠，祇不過希望門開了，便可以先到票房買票，然後佔個好座位。一分秒，這時候便像一年一月似的，所以隔一會兒便急急喚起來：「開門開門！」

好容易門開了，這一剎人便如潮水般的湧進，票房的洞便堆滿了抖動着的身體；牆壁的樣本照片前同樣是擁擠得厲害！

票房上邊雖然布着開影時間，而實在等於虛設到了規定時間，座沒賣滿，便得等到滿座才黑燈。這時，實在已經滿了座，但是還希望多幾個人，多賺幾個錢，所以儘管先到的觀眾拍手，叫喊，吹口哨，而那塊灰黃且補縫過的布幕，還是空空的沒有半個影子。

「是日開影此畫，名叫關東大俠第六集……」戲場左方的小板樓來了一個重濁的聲音，每個字都很用力，大半帶着鼻音。

「開影啦！哈！」這個聲音即時使觀眾歡呼起來，孩子們更張着嘴用力吹口哨。

關東大俠在黑暗裏跳出來，拿了圓板刀，在空中旋個轉兒，把一個漢子摔倒地下。觀眾起了一陣喝采，連小樓上那解畫的鼻音也蓋過了。

全場寂然，每個心胸全跟着布幕上的一切跳躍。放影機拍：「拍……」的響，像一個拙劣的齒輪在地上滾，也像街頭一個老車夫，很吃力的拉着輪子破了的舊洋車。布幕上面的東西常常顫動

着，雖然這個時候，東西是靜止的。忽然從不知什麼地方跳出一個白影子，忽然這邊幾個人，口鼻模糊攪在一起。

「高低高低！」

「你媽的，瞎子眼睛嗎！」

布幕上開了亂子，上半截只是幾隻跳動着腳，下半截是幾個怒眼圓瞪的臉孔，而中間却分隔了一條界線，這樣叫做「高低」。每個人都熟習這個名字，因為這種情形常有。所以只要一看了，腦袋不用想，嘴巴便會喊出來。

黑暗的空氣裏，每隻眼睛都集中在幕面，空氣污濁却不覺得，根本這裏的人都習慣了。其中有人一邊抽煙，一邊向前面站高半個頭，顧的人叫着：「坐下來，坐下來，你媽只是你一個人的世界！」賣瓜子紙煙火柴的，拿了個小箱子，在黑暗裏穿插，低着嗓子喊：「美蘭牌，金鳳牌，香瓜子！」

幕上雜亂的一堆黑影，模糊裏還可以分辨出有刀，舞動着的手足，喊救的嘴巴……全場的人都屏着氣息，急切等待着決鬥的結果。一向相信逢戰必勝的查大俠的孩子們，這時也有點懷疑了。他們暗裏計算奸賊那方在地上滾着有多少人，俠士給人家打了多少拳頭，肩膊脚膀子有沒有受傷。

「欲知道關東大俠性命如何，有那個人來搭救，請看下集！」板樓上的人一氣念完了這一句，空氣緊張緩和下去了。燈光重新而亮，淡黃的光線這時在人的眼睛前顯得格外明亮。